

## ● 文献综述 ●

引用:张尚华,谭英,刘珍,刘东亮,龚友兰,陈橙,葛金文.马王堆医书方药研究述评[J].湖南中医杂志,2022,38(8):191-196.

## 马王堆医书方药研究述评

张尚华,谭英,刘珍,刘东亮,龚友兰,陈橙,葛金文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南长沙,410006)

[关键词] 马王堆医书;方剂;药物;综述;学术性

[中图分类号] R2-5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2.08.042

马王堆三号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三千多件,其中医书有14种,记载药物与方剂的医书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马王堆医书中记载药物共406种,分为植物药(木类、草类、谷类、菜类)、动物药(人部、兽类、禽类、鱼类、虫类)、器物药(衣着类、加工食品、日用品)、矿物药及待考药。书中涉及药物名称、炮制、剂型、剂量、形状、采收季节等内容。其中《五十二病方》中关于以人部药如人尿、童便、人发等治疗外科病症、急症的记载颇多。而《养生方》中的食疗和滋补药较多,并且重视药物的加工炮制与用法<sup>[1]</sup>。医书中所载的方剂有454首,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五十二病方》所载方剂最多,52种疾病下,每一种疾病的治疗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且剂型多样、煎服讲究、精巧实用<sup>[2]</sup>,书中记述了方剂的组成、制剂、煎服法、用法、禁忌以及方剂的治则治法、复方配伍、辨证论治、临床运用等,内容丰富详实,经验独特实用。马王堆医书真实反映了西汉以前的方药学发展水平,是我国方药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就。基于此,本文将马王堆医书有关方药应用方面的文献按照疾病分类进行整理、归纳,以探究方药学研究成就。

### 1 外科疾病

马王堆医书中的外科疾病主要包括疽病、痈证、干痒、疮证、疝气、肿证、癣证、湿疹、痲等。《五十二病方》中治疽病以化脓解毒、补气活血为总的治疗原则,应用黄芪、白蔹、芍药、桂、姜、椒、茱萸、

甘草等药物。疽之未溃者,以乌头温通补虚、麻醉止痛,防毒蔓延;疽溃脓流液,伤口难敛者,以黄芪补虚托毒外出,猪脂膏止痛收敛<sup>[3]</sup>。《五十二病方·睪(疽)病》记载:“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耆,肾疽倍芍药”。同为疽病,有骨疽、肉疽、肾疽之异。白蔹清热解毒、散结消积、抑菌治疗骨疽(慢性骨髓炎);大剂量黄芪托里消毒、补益正气、排脓治疗肉疽(无头疽);赤芍清热凉血、散瘀止痛,治疗肾疽(睪疽)<sup>[4]</sup>。治疗疽病虽以白蔹为主,但常联合用药,如合黄芪托毒生肌、消痈散结;合百合治噉疽;合黄芪、黄芩治血症;合黄芪、芍药、甘草治疽未溃<sup>[5-6]</sup>。乌头内服麻醉镇痛、外用杀虫止痒,除治疗痈疽之外,还可治疗牡痔(痔疮)、巢者(体表有溃疡面的肿瘤)、干痒(皮肤瘙痒症)等多种外科疾病<sup>[7]</sup>。颐痈者,以半夏、牛煎脂、醋治之<sup>[6]</sup>。治疗痈肿疮疽初起类病症,《五十二病方》中用商陆消积散坚,使脓肿在未成之时吸收消散<sup>[3]</sup>。

黄芩为外科疾病的常用药物,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之功,《五十二病方》记载其可以治疗外科、伤科、肛肠、皮肤等各个系统疾病<sup>[8]</sup>。童子溺配藜芦、猪脂膏,外用治疗干痒<sup>[3]</sup>。痈(疮)者,外用故蒲席治之。茯苓,以油脂调丸,治疗皮肤瘙痒。痲者,取泉垢,以艾裹治之<sup>[6]</sup>。醋是马王堆医书中记载颇多的一味药,其苦味,俗称苦酒。《五十二病方》中记载其具有消痈散肿、杀虫解毒的作用,与蛻螂、乌喙,或与水银、米汤外敷患处消肿散瘀、解毒祛腐;与柴胡或商陆合治痈疽;与猪屎合治局部发

第一作者:张尚华,男,一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医学文献与信息研究

通信作者:葛金文,男,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E-mail:40831556@qq.com

热<sup>[9]</sup>。黄牛胆,具有清肝明目、利胆通肠、清热解毒消肿等功效,治疗肠癰<sup>[3]</sup>。

管骏捷<sup>[10]</sup>通过研究总结出:白付(白石脂)治疗干痒(疥痒)、疣症(疥恶疮)。石膏治疗白发。水银,有剧毒,外敷主治疥痒、烧伤。牛脂治疗痲证。冻土,用之蒸热敷熨治疗冻疮。兔脑髓补肾益精,治疗因物理性因素所致的瘰(冻疮)<sup>[3]</sup>。运用老鼠屎(烧灰存性)、井水、粟米、狼牙根等药物,治疗因过敏性因素所致的“鬃”(漆疮)。老鼠屎即五灵脂,能解毒消肿,外用疗毒疮。狼牙根,主疥搔恶伤创瘡<sup>[11]</sup>。治久疔(疔,包括头疮、牛皮癣、顽癣、慢性湿疹等),取煮熟菱角肉与狗胆汁搅匀外敷。菱角合狗胆能止血消肿、解毒疗疮、祛痲除疣。菱角外用可治小儿头疮、头面黄水疮等外科疾病及皮肤赘疣等多种皮肤病<sup>[12]</sup>。

猪油脂亦是医书中较为常见的药物,具有清热解毒、滋润肌肤之效。《五十二病方·久疔》记载:“露疔:燔饭焦,治,以久膏和傅。”将锅焦、陈猪脂膏外敷患处。猪脂膏滋润肌肤解毒,锅焦补益正气、收湿敛疮,二者合用,润肤解毒,收湿敛疮,标本兼顾<sup>[13]</sup>。书中以猪油脂将药物(白芷、白衡、茵桂、枯姜、薪雉等)制作成膏剂治疗痲(疥癣类疾病)、瘡(创伤)、伤痉、破伤风一类病症<sup>[14]</sup>。袞(铜屑)接骨散瘀,治疗痲和牡痔。死人胛骨(人骨),治疗痲,此为巫术,不可取。头垢,治疗痲、淋证、干瘙,但其为污秽之物,且有毒,亦不可用。礞(礞石)主要成分为砷硫化铁,有剧毒,用作敷熨药外用,治疗痲、干瘙等外科疾病<sup>[10]</sup>。牡麋膏,即雄獐油,与药物混合后可治痲疮<sup>[15]</sup>。其他治疗痲的还有牛脂、水银、人尿、童便、乌头、雄黄、葶苈、芫荑、牛膝、仆纍、豹膏等。

古代由于卫生条件限制,疮疡类疾病较为多发,马王堆医书记录了具体的外科、皮肤科疾病病名和治法方药,虽然对临床表现和具体药量缺少详细论述,但讨论了药物的相对配比和简单的加减化裁,部分记录的治疗外科疾病的药物至今仍在用,体现了辨病论治的思维,为后世外科体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 2 肛肠疾病

马王堆医书中涉及的肛肠疾病以痔疮居多。书中所载的“脉者”一病,相当于内痔伴有轻度感染。其治疗当“取野兽肉食者五物之毛等,燔

治……以温酒一杯和,饮之”,即以虎、豹、熊、豺、狼5种食肉野兽的毛入药,可起通利作用。对于牝痔(内痔),方用靡芜本(川芎)、防风、乌喙和肉桂制成丸药服用,具有温中行气、除痹止痛之效。还记载了食炮熟的酱灌黄雌鸡肉以扶正固本,并配合鸡羽毛熏痔治疗牝痔<sup>[16]</sup>。青蒿、桂、姜、童子溺、鲫鱼等相伍外熏治疗牝痔、血痔。乌龟脑配地胆虫,温通经脉、补肾利尿、宣毒止痛,与卵石及食醋外敷患处(痔核割去处)治疗牡痔<sup>[3]</sup>。死人头(天灵盖)祛毒,治疗痔疮(牡痔),此为巫术,不可取。

对于牡痔(外痔),则以外治法为主。书中记载,治疗牡痔宜先行灸疗,然后扭断痔核,再用祠庙中的黍米祭饭焙焦,连同燔烤过的死人头一起治碎,以猪脂膏调和,最后塞入瘻管之中,敛疮止痛。对于瘻管较多的牡痔,以黑色的肥公羊肉,煮汁,加黍米、谿末(铜屑)和菽酱之滓(豆酱的渣滓)等。将上述诸药敷于瘻管,敛疮止痛。对于内痔伴蛻虫者,采用骆阮(苦参)、肥狗肉烟熏消肿杀虫。治疗瘻管和脱肛,先行手术治疗,再用黄芩等药敷治伤口,清热解毒杀菌。内痔伴有出血者,取雄鼠、人溺蒸气熏治,止血疗疮。治疗肠痔伴蛻虫者,以柳覃、艾叶烟熏,止血杀虫<sup>[16]</sup>。

中医学中关于痔瘻的学术思想源远流长,马王堆医书中关于痔的烧灼、剥离、切割、结扎术,与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所描述的痔的灼灸法相似,其中的切除术较同一时期甚或更早时期要具体详细,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对肛肠病的研究水平已居世界之首。某些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仍沿用至今,说明当时对肛肠病研究已有较高水平,对后世医学影响深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 3 骨伤疾病

马王堆医书中的创伤疾病包括金瘡(金属器所伤)和折瘡(骨折)两类,主要记载于《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两书。而《五十二病方》中亦载有许多骨伤疾病,如诸伤(破伤类疾病)、诸瘡(破伤风类病症)、毒乌喙(毒箭射伤类疾病)、胛瘻(小腿伤所致溃疡)、胛伤(小腿外伤)等。治疗药物包括止血、止痛、消肿、排脓、除瘀等。《五十二病方》记载:“止血出者,燔发”“燔发,以安(按)其瘡”。“燔发”,即血余炭,具有止血作用,而故蒲席(败蒲席),既止血又止痛,二者皆可治疗金刃外伤<sup>[17]</sup>。对于创伤性出血,《五十二病方》中有“治”燔

白鸡毛、人发加百草灰后,入温酒中饮之的内服法的记载<sup>[18]</sup>。由此可知,诸伤出血之时,应急用血余炭、百草末、故蒲席等药止血,此即急则治标之法。

对于创伤性疼痛患者则急需止痛。《五十二病方》记载了详细的方法有二:一是“治”鼯鼠、鼯鱼与辛夷、甘草等,搅和,入温酒中饮之;另一方是以荠实、术根,“治”并“和”入醇酒中搅和“饮之”<sup>[18]</sup>。书中亦载有一方:“猪脂、甘草各2份,肉桂、干薑、川椒各1份”。其中,猪脂疗创伤、补阴血、润肌肤,配甘草生肌肉,二者为缓急止痛之主药。甘草又兼调和诸药之功。肉桂峻补少阴,川椒大补厥阴,干姜温补太阴,三者合用,通经活络。并以酒为引药,走十二经脉,发挥药效<sup>[6]</sup>。

疔瘵,即小腿烧烫伤,以狗胆治之,杀虫化积、止痛破血,还能治久疔。如《五十二病方》中将滋润补益的陈黍米、陈大豆与狗胆汁配伍外敷患处,能补益滋润、祛风缓急、活血通脉,燥湿收口<sup>[3]</sup>。而疔伤(小腿外伤),则取人中白,降相火,消瘀血,与醋相溶外用,化瘀解毒<sup>[9]</sup>。

创伤所致的破伤风,以水煮李实以饮,具有缓解痉挛的作用<sup>[18]</sup>。《五十二病方》载:“伤痙者,擇薤一把,以淳酒半斗煮沸,飲之。”薤叶配酒,辛散发汗,助阳温中,疏通经络,治疗阴寒之伤痙。又载:“治黄芩、甘草相半,即以鼯膏财足,以煎之。”鼯膏,即猪脂膏,主润泽皮肤,配伍甘草缓急解痉,黄芩清热解毒,三者合用奏辛凉润燥、清热息风解痉之效,治痙证之热证<sup>[4]</sup>。因痙久化热所致的伤痙,则用黄芩、甘草、鼯膏等药外敷以清热消痙、缓急止痛<sup>[9]</sup>。又如《五十二病方》中所载的伤痙治方,由小狗肉、虻蜚、斑鸠组成。狗肉能温补脾肾,改善胀闷纳呆、倦怠乏力、水肿及尿频尿多、腰膝冷痛等症状。虻蜚,又称螃蜞,有重镇下行、潜阳息风、养阴息风之功<sup>[20]</sup>,二者补虚损以息风止痙。书中还载有以封殖土(东壁土)治疗婴儿索痙、婴儿病痙、婴儿瘕<sup>[10]</sup>。因于破伤风所致的婴儿索痙及伤痙,常用药物有食盐、猪脂膏、小狗肉、虻蜚、斑鸠、李实或李根、独活、乌喙、薤叶、烧酒等。

创伤愈合后的瘢痕,“取鼯膏,口衍并治,傅之”“以男子洎傅之”,即外用鼯膏、男子洎(男子精液)进行防治。猪脂膏润肺清热、补虚益肝、润肠通便、解毒疗疮<sup>[13]</sup>;男子洎,有祛癍之效,外用治疗烧伤<sup>[10]</sup>。故伤处留癍者,以猪脂膏等润肤滑窍、补虚

消癍<sup>[3]</sup>。因于金石、锋刃伤,猪脂膏、甘草应用较多。因金伤经久未愈形成慢性溃疡,且兼操作不当感染而致溃腐生虫者,以宣发降泄之性的杏仁调拌脂膏外敷,杀虫解毒、消肿美肤,疗外伤瘀肿或伴有感染者<sup>[21]</sup>。

对于骨伤疾病而言,消毒是其基本的防治方法。《五十二病方》中记载运用黄芩煎水冲洗伤口消炎解毒。以芒硝消毒杀菌,治疗感染性伤口,如“稍(消)石直(置)温汤中,以洒痙”。对“伤者”,有用续断根、黄芩、甘草、秋乌象豕(喙)等药煎煮去汁后,“以陈缁□□[傅之]”。缁,指麻絮,对伤口破损者以麻絮包扎,既可止血,又可止痛,且能通过消毒预防感染。酒具有镇静止痛、清洁消毒、预防感染、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用于创伤早期。如《五十二病方》记载:“醇酒盈一衷栝(杯),入药中挠饮,不者,洒半栝(杯)”<sup>[18]</sup>。

马王堆医书的发掘、出土,让我们看到了较《黄帝内经》更早的较为翔实的骨伤学文献记载。马王堆医书中所载的骨伤疾病治疗方法,主要见于《五十二病方》,既有外治,又有内服,还有物理疗法,十分丰富,这也表明汉时骨伤科疾病的诊疗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 4 内科疾病

马王堆医书中治疗心胸腹部疾病常用的药物有硝石、丹参、沙参、苦参、紫参、玄参、芍药等。如书中记载:“治心腹为病也……取消石大如桃人(仁),温浆若水一杯中啻(飲),出,日一,此已其病在心、腹、肝、肺间者,旦食。”可见,其病位在心、腹、肝、肺者,治以硝石。“丹蔓(参)主匈(胸)……病所在即倍其藥。”肉桂温通经脉、引火归元,以中等剂量治疗心痹,大剂量发汗解肌治疗风病(类似于现代的外感疾病),小剂量治疗疝气<sup>[22]</sup>。蠱病,即臌胀,其病在腹部。《五十二病方》中治蠱病之法体现消导之功。书中记载:“燔蝙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即泻邪气以治臌胀<sup>[4]</sup>。还以月经布(烧灰存性)冲服,能生发少阳、利湿消肿、活血化瘀、止血调经,可治肝脾瘀结水留型臌胀。用乌雄鸡配蛇以滋阴清热、补肝益肾、健脾止泻、搜风除湿,可治肝肾阴虚水停型臌胀。另有用符箓及羊臀肉汤,治脾肾阳虚水盛型臌胀<sup>[23]</sup>。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补益正气、延年益寿的方药。如采用益内之兰、白松脂制作散剂

补益精气;“治中者”有汾困、茯苓等散剂健运中气,还有以菟丝子与牡鸟卵制成丸剂补益肝肾<sup>[24]</sup>,皆为扶助正气之品。书中亦记载以白松脂、杜若、石脂等组成的益气补益方,有消导积滞、调达气机、益气补益之功,能益精、明目、轻身<sup>[25]</sup>。白付(白石脂)与红付(赤石脂)共用于补益方中起除中益气之效<sup>[10]</sup>。菟丝子补肾肝、益精髓、坚筋骨、明目精、养血脉,多用于腰膝冷痛、消渴、淋证、阳痿及遗精等病症。如《养生方》中载麦卵方强壮补益,其第二治方服食“菟芦实”“牝鸟卵”<sup>[3]</sup>。《养生方》载:“治中者,以汾□(菌)始汾以出者,取,□令见日,阴乾之。”汾菌即香蕈,归经于胃、肝,具有补中益气、强健脾胃之功<sup>[26]</sup>。

自古药食同源。对于补益蓄精强身,多采用动物类,如马肉、牛肉、鹿肉、猪肉、螺肉、鸡肉、狗肉、鸟卵、酒类、韭菜等。此类还可作房事的“便近内”,使生殖功能旺盛。《五十二病方》中以谷成粥(粥方)养人精,辅胃气,助药力<sup>[24]</sup>。羊头,治疗肾虚劳损之类的虚证。马脯(马肉),有毒,强健补益、除中益气、延年益寿。牛肉,除中益气而起补益之效,还可用于体臭<sup>[10]</sup>。羊肉,暖中、健脾开胃、补益肾气、养胆明目,可治虚劳寒冷及五劳七伤<sup>[27]</sup>。益内利中之酒与鸡卵服方,“令人强益色美”“服六末强、益寿”,如淳酒药方及醪得中方等<sup>[24]</sup>。亦有用骈石者,即美石,益气、补虚损,可延年益寿<sup>[25]</sup>。潘石(礬石),“练饵服之,轻身,不老增年”,用之壮阴,或为布巾方等房中术之用<sup>[10]</sup>。

马王堆医书关于内科疾病的论述,以补益、养生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综合性的养生理念,在古代养生思想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强调导气、宁神、纳气、积精、充形、食养、药补等多法结合。其许多理念开后世之先河,值得现代学者们进一步发掘研究。

## 5 五官科疾病

在《五十二病方》中出现的比较规范的咽喉疮疡病名列在“睢病”下,名为“益睢”,即“噬疽”。书中记载采用商陆、乌喙、米汤、白菰等药物治疗咽喉疮疡,还用白菰、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治疗,并根据不同的病情调整药物比例。如“益(噬)睢(疽)者,白菰三,罢合一,并治。□□□□□□□饮之”“治白菰(菰)、黄耆(耆)、芍乐(药)、桂、薑(姜)、椒、朱夷(茱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菰,[肉]睢倍黄

耆,肾睢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栝(杯)酒中,日五六饮之”。还有采用商陆、乌喙、醋、米汤外用治疗咽喉疾病。如:“睢(疽)始起,取商(商)牢渍醢中,以熨其种(肿)处。商牢即商陆”。又:“睢(疽)未□□□□乌喙十四果(颗),以【美】醢半升□□□□□泽泚二参,入药中□□□□令如□□□□□灸手以靡(磨)□□□□□□□□之,以余药封而裹□□□□不痛已□□。泽泚即米汤”<sup>[28]</sup>。

马王堆医书中对五官部位的认识比较详细,不仅有目、耳、鼻、咽、喉、口、舌、齿等五官部位名称,还对五官各部的部位进行了划分,如眼部除目外还有目前、目内眦、目外眦、目内廉、目外廉、大眦旁等名,耳部除耳外还有耳前、耳中等名,口外还有口旁,齿外还有齿龈等,说明当时对五官部位已有一定的解剖学认识。对五官科疾病的防治从内治、针灸和导引三方面进行了讨论,可以说初具雏形。

## 6 生殖系统疾病

马王堆中关于生殖系统疾病以阳痿论述较多。《五十二病方》中的癩疽、男子蛊证相当于前列腺疾病,而女子蛊证则相当于妇科炎症或虫蚀之类,瘰疬为房事过度所致的疾病。

酒在马王堆医书中所述颇多。《五十二病方》中广用酒类药壮阳益精,如醪醴方,治“老不起”。并以滋补膏剂(酱方)治病,如《养生方》中以天冬制酱,治阳痿不起,“近内而饮此酱一升”,“使人即起”。治男子阳痿精弱用“善水粥一饮”。治男子阳痿:“渍梓实一斗五日,以酒男,男强”,即以梓实外洗壮阳<sup>[24]</sup>。药用“桂、薑、椒、皂莢、伏龍肝及甘遂”等温散寒邪、坚筋骨、通血脉、壮阳,治疗阳痿<sup>[21]</sup>。马王堆竹简《杂疗方》第8条壮阳方:取犬肝、蜂房、甘遂、美醋、禹薰,用药汁渍絮缠身,强精益房事。取肉类以填外窍(前窍、后窍、肚脐等)之法增强性功能,塞鼻孔法补上益下。取空罍、醋、桃毛组方制成药布,通过在小腹部或前阴部摩擦而诱发兴奋。又取杨思、赤蚁、斑猫、醋组方壮阳补肾。

《养生方》用美洛(酪)、天牡(桃李花),桃,牡缕首(蜈蚣)渍中外用而养内,益精强身而祛病,治疗生殖系统疾病<sup>[24]</sup>。书中还载有“用少方”,主治男子精液短少,阴部寒冷等;“益甘方”可提升女子新陈代谢,增进阴道正常分泌;“洒方”,男子外用的洗药方,以药水洒洗男子,使其强健有力<sup>[21]</sup>。治疗

不孕采用九宗之草,需男女同治<sup>[24]</sup>。九宗之草,或为韭菜类似物,具有繁殖力盛的功能<sup>[29]</sup>。还以桂、姜、矾石、牛腮等为囊“入前中”,主要用于不孕、癥瘕、妇科炎症及经带胎产诸疾。如治最肿者,用柳付与志膏外傅<sup>[24]</sup>。

马王堆医书中关于生殖系统的认识较《黄帝内经》要早,解剖学位置及胎育理论等也接近现代医学观点,其治则治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医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如导引按摩、体育锻炼、药物内治外用及饮食疗法、心理疗法等,都涉及到了生殖系统,如求子、孕育、性生活与养生诸方面,在一定程度说明早在先秦,医家对性保健和性医学的高度重视。

## 7 泌尿系统疾病

《五十二病方》中的癃病属于泌尿系统疾病,治疗癃病的利尿药物有葵种、毒堇、石韦等。如治癃病:“湮汲水三斗,以龍鬚一束并煮”“以水一斗煮葵种一斗,浚取其汁”“取景天长尽,大围束一,分以为三,以淳酒半斗,三仍煮之,熟,浚取其汁”。龙须清热利湿;冬葵种子清热除湿、利尿通淋;景天清热解毒。治“膏溺”一病,载煎服葵花籽、韭菜以消毒杀菌、通癃利尿。人尿、童便性寒凉,伍水芝煮陈葵种治膏溺<sup>[3]</sup>。硝石(硝石)利尿通淋、解毒消肿,其主要成分为硝酸钾,有剧毒,用之煮水内服治疗膏淋和清洗伤口<sup>[10]</sup>。

## 8 其他

马王堆医书中关于治疗动物咬伤的记载亦较为丰富。湮汲(地浆),取寒凉之性清热解毒,治疗狂犬咬人、癃病。恒石(石胆),治疗狂犬咬人,取其解毒之效。龟末灰(伏龙肝),温中止血、和胃止呕、温脾涩肠,用之治疗蜂蛇叮咬、皮肤白斑。青(空青),含铜矿物,外用主治毒蛇咬伤。人尿、童便,解毒,治疗毒蛇咬伤、乌头中毒<sup>[10]</sup>。童子溺,滋阴降火、活血化瘀,后世多作药引。《五十二病方》中用童子溺调服燔鹿角,治蜥蜴或蝮蛇咬伤的“虻”,并调服生齐赤(桃花盐),解乌喙毒<sup>[3]</sup>。醋与蚯蚓屎外用消肿、清洁创面,治疗狗(非狂犬)咬伤<sup>[9]</sup>。结茎,即蛇莓茎,“(治)[蛇]以莓茎、蛇莓茎(莓之茎)入药”,治疗蛇虫咬伤、疮肿<sup>[25]</sup>。对于毒蛇伤螫,还用狼牙根或叶捣烂,加猪油调匀涂搽。而射工中人,则用狼牙根或狼牙叶捣汁,顿服,以滓敷所中之处<sup>[6]</sup>。而毒箭射伤的病症,可用芍药清热凉血、化瘀止痛。铁重镇安神、平肝宁心,“煮铁,饮之”,用

之治疗烦躁惊悸<sup>[19]</sup>。因化学毒物所致的“乌喙毒”,以赤小豆、大豆(去皮)、豆豉、黄芩、地骨皮、芍药、川芎、生铁落、荠菜、动物脂肪、生芥赤(桃花盐)、烧酒、童子溺及井水等治疗<sup>[6]</sup>。外治还以川芎“傅疔”等方法解毒<sup>[19]</sup>。

猪脂膏味甘、性寒,既可内用调服,也可外用滋润保养,用于虚劳羸瘦、咳嗽、黄疸、便秘、肌肤皴裂、疮疡及烫火伤等各种病症<sup>[13]</sup>。如猪脂膏配伍甘草、桂、姜、椒内服治“诸伤”;配伍雷矢(雷丸)外洗治“婴儿痲病”;配伍瓦片或青砖外敷治“大带”(带状疱疹);配伍乌头、藜芦治初期痲证;伍大豆、马颊骨外用治“癩”等。粟米,其性凉、味咸甘,具有补脾胃肾之气、除脾胃之虚热,治疗口干、消渴、小便不利及呕吐、泄泻等病症<sup>[6]</sup>。

芥实,即芥菜籽,祛风毒邪气,治壅去翳,解热毒,能降低毛细血管渗透性、改善毛细血管脆性等,用之治疗诸伤<sup>[15]</sup>。《五十二病方》中用桂、菌桂等治疗诸伤、巢者、痲、牝痔、疽痲、痲、虫蚀、蛊等;用蜀椒等治疗诸伤、寒、疽、痲、痲等;用姜、枯姜、干姜等治疗诸伤、牡痔、疽、痲等;用佩兰治疗蚘、蠃者、瘡等;牡蛎治疗瘡病;朱砂治疗白瘡、痲、癩等<sup>[30]</sup>。以细辛、姜、桂等补气散寒药治疗虚寒性病症<sup>[18]</sup>。用芍药、川芎、茜草、郁金、牛膝等活血化瘀药益气活血、散寒活血、活血解毒,治疗瘀血类病证<sup>[31]</sup>。取茯苓煎汁喂养的幼猪,妇女食猪肉,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和内分泌功能<sup>[9]</sup>。掺和了油脂的柳絮有消炎散瘀、活血止痛之效,治疗“腠腫”(阴囊肿大疾病)<sup>[3]</sup>。以茯苓、茜草治皮肤病<sup>[32]</sup>。美桂(牡桂)合榆皮、白口等,主温筋通脉、冷风疼痛,治虫牙(齲齿)<sup>[25]</sup>。烧褙散治疗疝气、癩痲、烧伤、蛊等<sup>[33]</sup>。

另有以食盐外用热熨头颈、肩背,可缓解急性拘挛疼痛<sup>[3]</sup>。以蜗牛、醋、狗肉组方,能解热毒、安五脏、补绝伤、益阳事、补血脉、厚肠胃、实下焦、填精髓,治疗各种病症<sup>[9]</sup>。用婴儿尿或脐带血、“邑枣之脂”(枣膏)、邑鸟卵(鸟卵)、铅粉、“鹊巢下蒿”(喜鹊窝下面的蒿草)、野兽肉、泉水等治病<sup>[34]</sup>。用鸡、蜂房、邑枣之脂等进行足部按摩,祛邪扶正<sup>[24]</sup>。

## 9 述 评

两汉时期是中医方药学发展史上快速发展的时期。马王堆医书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马王堆医书方药内容古朴而广泛,临床应

用涉及到内、外、妇、儿、骨伤、五官、养生及性医学等,初步体现了临证选方用药的“依法选药”“辨证施治”等中医学治则,经验丰富,特色鲜明,初步建立方药学体系,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促进了后世中医学的繁荣发展。

从近五十年的马王堆医书研究来看,该书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然而,由于成书已久,医学文献存在较多文字漫漶、脱简夺文、坏字讹文的现象,文献内容已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为进一步深入整理研究增加了难度。当前国内外对马王堆医学方剂领域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研究内容多限于对药物的单纯解析,尚缺乏对整体方剂内容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疾病的治疗法则及方药的临床运用与配伍特色未能得到充分剖析。另外,马王堆医书出土时书中所载的众多药物未在《神农本草经》中得到体现,如今亦无从考证,马王堆医书方药特色的研究之路还很漫长。

因此,对于马王堆医书的方药研究,首先,要将马王堆医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医书紧密连接起来,结合时代背景,追本溯源,承上启下,探寻出医书中所载的理法方药,找到秦汉中医理论的发展脉络。其次,鉴于马王堆医书中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强马王堆医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字形学等研究,对中医早期术语的命名或形成的规律进行整理、探索。最后,有必要进一步通过对常用药物的功效分类、性味归经、使用频数等进行深入分析与归纳,充分挖掘马王堆医书方剂的配伍、功效、用药法度等内容,深入探索马王堆医书方剂内容的潜在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 参考文献

[1] 梁茂新. 从《五十二病方》看先秦时期的药学成就[J]. 中医研究, 1988, 1(4): 36-37.

[2] 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注补译[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251.

[3]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707-708, 368, 591, 471, 335-336, 351, 345, 338, 532, 537-540, 510, 408.

[4] 刘雨濛. 基于数据挖掘探析《五十二病方》与《六十病方》方药配伍规律[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1.

[5] 焦一鸣, 王放. 试述《五十二病方》中黄芪、白芍的运用[J]. 江西中医药, 2005, 36(3): 58-59.

[6] 周德生, 何清湖. 《五十二病方》释义[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154-161, 79, 4-8, 1-2, 12-19, 37-43.

[7] 潘文, 李盛华. 浅谈乌头在《五十二病方》中的应用[J]. 国医论坛, 2000, 15(6): 18-19.

[8] 潘文, 李盛华. 浅谈黄芩在《五十二病方》中的应用及其它[J]. 甘肃中医, 1992, 5(2): 38-39.

[9] 丛春雨. 论醋在敦煌遗书、马王堆竹简古医方中的临床应用[J]. 敦煌研究, 2001(2): 139-146.

[10] 管骏捷. 马王堆古医书病名、药名例释[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1] 顾臣贤, 朱华荣, 管伦兴, 等. 五灵脂药用研究进展[J]. 亚太传统医药, 2014, 10(5): 55-56.

[12] 左袁袁, 吕寒, 简曦昱, 等. 菱角壳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21(4): 94-99.

[13] 郭国华. 临床中药辞典[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544.

[14] 张振平. 谈马王堆古医书中的膏[J].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81(1): 46-47.

[15] 周祖亮. 马王堆医书药物词语考辨二则[J]. 中医文献杂志, 2015(5): 7-9.

[16] 周一谋. 论马王堆帛书对痿痹病的诊治[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5, 15(2): 64-67.

[17] 王心东. 《五十二病方》治则学初探[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5, 1(4): 25-26.

[18] 陶惠宁. 马王堆医书的骨伤科成就[J].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1991, 7(1): 49-52.

[19] 夏治思. 马王堆医书方药学传承脉络研究[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16.

[20] 刘亚庆, 谭光万, 任耀飞. 古文献中有关蟹内容的整理与分析[J]. 农业考古, 2010(1): 280-282.

[21] 戴子凌. 马王堆医书方药证治规律研究[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0.

[22] 梁繁荣, 王毅. 揭秘帛书《五十二病方》与漆人[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148.

[23] 吴勉华, 王新月. 中医内科学[M]. 9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324, 266-270.

[24] 刘吉善. 论马王堆医书中的生殖医学[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0, 10(1): 50-53.

[25] 张显成. 马王堆医书药名试考[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6, 16(4): 60-63.

[26] 张显成. 马王堆医书药名“汾”试考[J]. 中华医史杂志, 1996(4): 14.

[27] 尚志钧. 名医别录辑校本[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79, 173.

[28] 刘扬. 马王堆汉墓帛书与仲景咽喉病辨治思想[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25(3): 318.

[29] 陈建明. 马王堆汉墓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432.

[30] 刘丽仙.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药物[J]. 中国医药学报, 1987, 2(2): 40.

[31] 潘少骅. 《五十二病方》活血化瘀药初探[J]. 中医学报, 1990(2): 14-15.

[32] 曾勇. 湘医源流论[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26.

[33] 柴瑞霁, 柴瑞霁. 马王堆医书文物与仲景若干本草用药考证[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9, 9(1): 21-23.

[34] 刘玉环. 马王堆帛书药名补释五则[J]. 昆明学院学报, 2011, 33(2): 113-114.